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文 / 成大醫學院精神學科 王姿云



小時候騎著單車晃過成大，覺得校園綠草如茵，還有好大的榕樹，從沒想過哪一天自己會身為其中的一份子。高中畢業後北上念國防醫學院，在三總當住院醫師，原本以為未來會在台北生活。沒想到有一天，成大精神科陸汝斌教授突然跑來，介紹我一個回到台南家鄉工作的機會，當時教授介紹的工作機會在衛福部台南醫院，與成大是合作醫院。我很開心的就答應了，也開始了跟成大醫院和醫學院的緣分。然而以前當住院醫師時上面還有主治醫師可諮詢，總覺得還是學生，突然間轉換身分，是主治醫師了，病患治療的

成敗皆由自己負責，剛開始真覺得有點戰戰兢兢。還好台南醫院的前輩、同仁們都很支持，有疑惑或需要幫忙時大家都不吝於伸出援手，讓我在剛升主治醫師的幾年很平順，累積了一些臨床經驗。

工作的同時，我也跟著陸汝斌教授學習精神科的一些研究，並於行為醫學研究所念碩士。剛開始我試著探討多巴胺代謝相關之基因與鴉片類物質成癮的關聯性。與過去基因相關研究不同處在於我們研究個案排除許多共病症，減少受試者之異質性並探討過去未曾被研究過之候選基因。另外，我們也做進一步的延伸研究，探討基因與人格特質、基因與性別之交互影響在不同精神疾病之間的關聯性。由於跟成大越來越熟悉，後來我也在成大醫院精神科當兼任主治醫師，很榮幸的醫學院也提供臨床教職給我。於 2014 年我就從台南醫院轉來成大醫院精神科，開始在成大醫院當專任醫師服務。

來成大醫院後，除一般精神科門診、住院的業務外，多接了科部裡關於成癮的業務。從此開始，我投入了更多心力在成癮相關的治療和研究。過去雖曾做過物質成癮的基因研究，然而與個案卻僅短暫接觸，加上藥酒癮個案臨床處理起來極為困難，治療一個藥酒癮個案所耗費的心力可

抵上處理三個一般的精神科個案，是否要投入做成癮，內心不免有所抗拒和擔憂。然而投入越多，從病患身上學到越多。多數個案歷經人生滄桑，人格特質多半衝動，但聽到個案如何努力從生活中得到智慧，即使經歷人生的破碎不幸，被藥酒癮綑綁，仍鼓起勇氣繼續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行，會令人反思是否我們可以幫忙這群個案更多一些。

然而成癮的治療相對精神科其他的疾病，譬如思覺失調症、憂鬱症等，仍算在草創期，缺乏較有效的生物學治療，沒辦法開藥就好。社會大眾對於成癮問題多半認為這是意志力問題，不願意就醫，就算醫師開立一些有實證可幫忙戒癮的藥物，民眾服藥順從性也不高，覺得自己靠意志力戒癮就好。另一些人卻又把成癮問題泛醫療化，以為醫療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卻不知成癮病患要能復原，還需要很多方面的配合。綜合以上，我們可以知道成癮的治療、研究還有很多值得努力的空間。

來成大以後，很感謝科部裡師長和同仁的幫忙，不管在臨床、研究和教學上，都提供極大的協助，讓人感受到成大這個大家庭的溫暖。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未來我期許自己能秉持熱誠，一步一步的持續進行成癮和雙極症的系列研究，包含與基因、神經免疫等致病機轉之相關研究。並且發展對成癮疾患新穎之治療方式，包

含生物學及心理社會處遇模式的介入，多為成癮的問題貢獻一些心力。歡迎對這些領域有興趣的先進或夥伴們能給予提攜與建議，也鼓勵有興趣的學生們可一起來努力，教學相長，學生們的提問和新穎的創意，也常激發我們新的想法喔。